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說苑

劉向撰

楊以滢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苑

劉向撰
楊以滢校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說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向

校者 楊以滢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六二〇

錢

(本書校對者 秦泉 徐鼎銘)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實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壘。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壘。鼎彝尊壘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實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祿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敍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說苑

目錄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君道

漢 沛郡劉 向著

新城楊以滢校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擯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人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畝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鄭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攬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皆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

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